

·邓文敏遗失湘
财通字(2020)
349084551X号湖南
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
收据,金额4415元
·中国铁路工会
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
司委员会遗失
J5520001875808号开
户许可证正本

广告
接待
热线

28835396



▲2012年原址复建的沱江书院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
yzhy83@163.com



沱水长流 弦歌不辍

——榜眼曹诒孙与沱江书院的百年守望

何文

湘东大地,罗霄山脉西麓,一条沱水蜿蜒北去,滋养了茶陵千年的农耕文明,也淘洗出一方厚重的文化沃土。

时光回溯至晚清光绪年间,在这条母亲河畔,曾走出过一位特殊的“摆渡人”。他叫曹诒孙,茶陵历史上仅有的两位榜眼之一。在那个风雨飘摇、大厦将倾的年代,他置身书斋,在翰林院任职近十年,看尽了京华烟云。然而,光绪十五年(1889年),正值壮年的曹诒孙却作出了一个令朝野侧目的决定:辞去京官,归隐桑梓。

他将满腔经纶从皇城带回了沱水之滨,以“得天英才而教育之”为志,在沱江书院写就了一段“弃官兴教”的传奇。这不仅是一位传统儒家士大夫“兼济天下”与“造福桑梓”情怀的深情回眸,更是湖湘文化“经世致用”精神在近代教育变革前夜的一次璀璨绽放。

归来兮:从翰林院到沱水畔

曹诒孙(1849—1892),字次谦,号蕲泉,茶陵表曹柏村人。出身于耕读世家的他,自幼便浸润在“神农尝百草”的乡土传说中,以耕以养,以读以进的古训之中。光绪六年(1880年),曹诒孙高中一甲第二名,荣膺榜眼,授翰林院编修,一时风光无两。

然而,京城的繁华并未消磨他骨子里的乡愁。曹家文脉深厚,祖父曹天和、父亲曹生薰皆为翰林院编修。更值得一提的是,曹家与邻县安仁的谭氏家族渊源颇深,曹诒孙的长姐与妻子均与安仁谭家有亲缘关系。

在曹诒孙少年的记忆里,那条连接茶陵与安仁的“盐铁古道”是鲜活的。他就读的“明月庵私塾”,便坐落在古道旁的雷鸣山麓。多少个清晨与黄昏,少年曹诒孙沿着古道,翻过山脊,走向排山,走向龙市。那是一条求学之路,也是一条文化交融的纽带。那里有他的亲族,更有如解元谭莹这样的良师益友。

功名名就之时,面对清末时局的晦暗与内心的焦虑,曹诒孙想起了茶陵先贤李东阳“好官必以治学为本”的教诲,也想起了本土状元萧锦忠兴教泽乡的事迹。光绪十五年(1889年),带着对时局的隐忧和对“教育救国”的朦胧探索,他毅然卸去顶戴花翎,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沱水之畔。这一转身,少了一位京城高官,却多了一位沱江文脉的守护者。

薪火相传:经世致用的书院重塑

曹诒孙执掌沱江书院,并非简单的循章教学,而是一场深谋远虑的教育革新。

作为李东阳的同乡后学,曹诒孙深受这位茶陵文坛巨擘的影响。李东阳主张“以文化柔化民风,以教育培育贤才”,曹诒孙将这些思想移植到了晚清的沱江书院教育中。他常言:“学问之道,贵在有益身心,有裨世用。”在他看来,书院不应是躲避乱世的象牙塔,而应是培养经世致用之才的熔炉。

在德育上,他严课生徒品行,以“忠信孝悌”为修身之本,重塑士子风骨;在智育上,他大胆突破传统四书五经的藩篱,将目光投向脚下的土地。他增设了《茶陵州志》研读课,让学生了解家乡的历史沿革与风土人情;他引入水利测绘等实用内容,引导学生关注农桑水利、国计民生。

为了规范学风,曹诒孙亲订《沱江书院学规》。这份学规不尚空谈,以“主敬行恕”为纲,要求生徒每日撰写“耕读日记”。在这本特殊的日记里,不仅要有对经史子集的感悟,更要有对农事劳作的记录。他要求学生将书本上的解言大义,与田间地头的汗水相互印证,真正做到“知行合一”。

这种熔品德陶冶与经世才于于一

炉的教育理念,让原本沉寂的沱江书院焕然一新。彼时的书院,晨钟暮鼓,书声琅琅,“百里莺啼喧昼暖,六斋灯火破春眠”。一种务实、求真、关注现实的治学气象,在沱水之畔悄然生长。李东阳的文脉精神,在四百年后,借由曹诒孙之手,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
双星闪耀:榜眼与解元的联袂

沱江书院之所以能在晚清教育史上留下一笔,离不开另一位关键人物的加盟——安仁解元谭莹。

谭莹(1842—1926),字玉生,安仁人,光绪五年(1879年)乡试解元。他学养深厚,曾受聘为谭钟麟(谭延闿之父)家族的西席,连后来民国政坛风云人物谭延闿也尊其为恩师,足见其学问之高。曹诒孙与谭莹,一位是名满天下的榜眼,一位是才华横溢的解元;他们同年中举,又有姻亲之谊。这种天然的纽带,促成了两人在教育事业上的珠联璧合。

光绪十六年(1890年),曹诒孙力邀这位“湘南才子”出任书院经史教习。自此,沱江书院迎来了“双星闪耀”的鼎盛时期。一位沉稳如山,一位捷才似川,二人“山川共济”,携手推进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。

一是弘扬农农精神。在书院原有的“主敬斋”“行恕斋”“修德斋”之外,特辟“农农讲堂”。在这里,他们不讲八股,专讲炎帝神农草履蓝缕、以启山林的创业精神,彰显茶陵作为“神农故地”的文化底蕴。他们还开辟了“耕读园”,在书院周边划出试验田,让那些四体不勤的读书人亲身体验“带经而锄”的古训,倡导“农勤于耕,士勤于学”。

二是创新教学体系。在教学分工上,谭莹主讲《春秋》《周易》,剖析历史兴衰与哲学思辨;曹诒孙则亲授《茶陵诗派研究》,传承本土文脉脉络。两者结合,形成了一条文脉交融、文学为用的特色教学体系。更难能可贵的是,他们借岳麓书院“月课互评”的经验,打破了教师一言堂的陈规,鼓励学生参与试卷评阅,在激烈的辩论中培养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。

曹、谭二人的联手,使得沱江书院声名鹊起,吸引了攸县、安仁、耒阳甚至江西周边的学子负笈来游。沱水之畔,群贤毕至,沱江书院真正成为了湘赣边区的一座文化高地。

耕读传家:根植乡土的教育底色

在《海潭曹氏六修族谱》的家训中,曹诒孙写道:“耕读二业,今古正务。谋生治家,莫此为胜。”

茶陵及毗邻的安仁、炎陵等地,自古便是农耕文明的腹地。曹诒孙深谙此道,他并没有将书院办成脱离泥土的空中楼阁,而是将“耕读传家”这一古老智慧,创造性地融入了近代书院的教育实践中。

他设立了“农学讲堂”,这在当时的传统书院中堪称创举。讲堂上,讲授的不再是之乎者也,而是茶树栽培的要诀、水稻种植的技术。他要求学生参与书院农场的劳动,践行“半日读书、半日躬耕”的生活方式。

为了从理论上支撑这一实践,曹诒孙还主持编纂了《茶陵耕读文献汇编》。他爬梳剔抉,辑录了历代茶陵学子“带经而锄”的典范事迹,特别是将《曹柏村曹氏家训》中强调的“田畴不荒,书声不辍”作为精神标杆,激励学子们在劳作中磨炼意志,在读书中升华灵魂。

最令人动容的,是曹诒孙的身教。这位曾经身穿官袍的榜眼公,常换上布衣芒鞋,亲自带领学生下田观察农作物生长,或参与田间管理。在烈日下,在泥泞中,他与学生一同流汗,在实践中体悟“一粥一饭,当思来之不易”的深刻内涵。

这种根植乡土、融合农农文化的教育,塑造了沱江学子既知书达理又脚踏实地的独特气质。这种务实学风,如同一颗颗种子,深埋在茶陵的土地里,深刻滋养了地方淳朴向善、崇本务实的社会风尚。

其影响之深远,可见于后世。如开国少将段苏权,早年便就读于沱江书院改制后的高等小学堂,将军一生通晓经史、心系民生、实事求是的作风,很难说不是曹诒孙教育理念跨越时代的某种回响。

文脉不绝,江水长流

光绪十八年(1892年),年仅43岁的曹诒孙溘然长逝。天不假年,壮志未酬,令人扼腕叹息。

然而,他在沱江书院短短数年播下的文化火种,却并未因他的离去而熄灭。相反,这火种穿越了百年的风雨,生生不息,愈烧愈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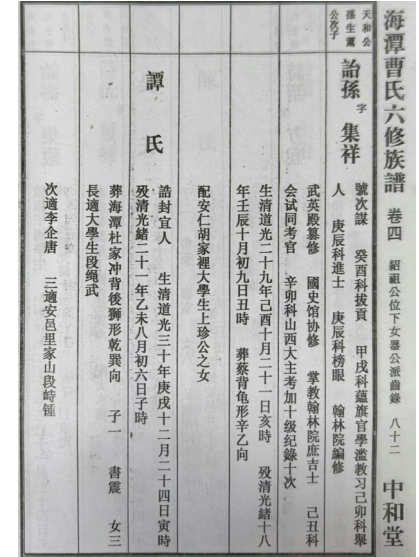
2012年,沱江书院在原址复建。当那座古朴典雅的讲堂再次矗立在沱水之畔,讲堂之上高悬的曹诒孙画像,依然目光炯炯,注视着这片他深爱的土地。书院楹联“文风久盛,江水长流”,以及茶陵一中校门上的那副对联——“尊贤以礼醇厚成陵,耕读传家文脉永昌;沱水汤汤,数千年文脉;弦歌袅袅,育万代英才”,无疑是对这位先贤历史功绩与永恒价值的最佳礼赞。

榜眼曹诒孙,一位将毕生才学与赤子之心毫无保留奉献给乡土教育的智者。他是李东阳经世思想在晚清的卓越践行者,是凝聚地方力量的纽带核心,是携手教育同道推动革新典范的典范,更是“耕读传家”这一古老智慧在近代焕发新生的有力推手。

沱水汤汤,不舍昼夜;弦歌袅袅,穿越时空。曹诒孙的名字,已然化作了沱江的一座丰碑,永远守护着这方水土的文脉根魂。



▲沱江书院内陈列的曹诒孙铜像



▲《海潭曹氏六修族谱》中曹诒孙的介绍



枫溪映翼: 一条河的工业涅槃

贺志伟

枫溪河,静卧在株洲芦淞大地,宛如一面流动镜子。它澄澈的水波,温柔地托起葫芦塔刚毅的棱角,也映照出岸边新式厂房闪烁的银辉。这条古老的河流,曾听到新中国第一台航空引擎初生的啼鸣,而如今,它的低吟浅唱,已化作钢筋铁骨与盎然绿意,在时光长河中缓缓缠绕、共鸣,谱成一曲悠长丝弦。

曾几何时,工业强劲的脉动,也曾让枫溪河不堪重负,浑浊喘息。生活污水与机油的暗流,无声地浸染着它的河床,黑臭几乎成为它躯体上沉重的痼疾。岸边伫立的古枫垂首叹息,伟人笔下那“层林尽染”的诗意画卷,在油腻晃动的波光里,褪成模糊而遥远的旧梦。中年人记忆深处,篷篷船边,那根粗砺的绳索,不仅系住孩童的腰身,也紧紧系住了一个时代对河流深深的敬畏与挥之不去的忧惧。

如今,沉重的淤泥已被清除,浊流遁迹无踪。清波,已是河流重获新生的畅快呼吸,它平静地盛满了天上的云彩与流动的天光。岸坡苏醒了生机,海棠肆意泼洒着胭脂红,香樟沉稳地吐纳着新绿,历经沧桑的古枫舒展虬枝,仿佛在轻抚岁月留下的、如今已被修复的伤痕。崭新的游步道如一条绿线,在河畔优雅地舒展,与水中葫芦塔清晰的倒影,在水天之间交错、叠印——勾勒出一条奇妙的航迹,连接着坚实的大地与浩瀚的苍穹。晨雾弥漫时,河面铺展成一片冷冽的银箔;暮色四合时,它又成了这里居民信步流连、频频回望的动人诗行。

回望往昔,河岸上沉默矗立的楼房,如同褪了色的老旧积木。那些公共的角落,常常蒙着时光积下的尘埃。一边是厂房里日夜轰鸣,象征着辉煌腾飞的轰鸣;一边则是局促空间里升腾的烟火气,是一排排被风雨侵蚀的围栏,无声地诉说着安全与生存空间的无奈。

再看今朝,那些老旧的围栏,早被悄然化作新家园坚实的基石。曾经逼仄的边缘地带,被开阔的河滨石道取代,茵茵绿草如柔软的地毯般铺展。清脆的棋落子声,孩童无忧无虑的嬉闹笑语,替代了昔日的落寞与隐忧。推开窗,满目葱茏绿意扑面而来;打开门,湿润清新的水汽便沁入心脾。那根记忆中的粗绳,早已熔铸进坚固美观的河边围栏,也融入了岸边守护者们的温柔而坚定的目光里。

一切的起点,始于一块断裂残垣——那是历史抛下的沉重问号。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风,裹挟着创业的焦灼与不屈的决心。苏联的图纸在简陋的工棚里铺开,马路上架起的焦炭炉便成了熔炉,焦炭的火光映红了建设者的脸庞,无数昼夜的锤音铿锵不息。汗水流淌下,厂房奇迹般地拔地而起。终于,M-11引擎的怒吼撕裂了沉寂——一颗炽热的“中国心”,在废墟之上,赫然搏动!毛泽东主席的嘉勉信,如同一枚淬火的荣耀印章,永远烙印在厂史馆那面承载着无上荣光墙上。

今天,葫芦塔依旧巍然屹立。它曾侧耳聆听初生引擎的微弱脉息,为雏鹰般的铁鸟精密“把脉”。如今,它仍是这片热土最忠诚的哨兵,守护着脚下不断裂变、升腾的航空动力“星云”。单一工厂的边界早已消融无形,崛起了一片充满活力的航空动力产业集群,如热土上蓬勃的森林。“阿若拉”轻型飞机轻盈的身影,从这里跃上蓝天,占据了国内同类机型四分之三的广阔画卷;而AG600“鲲龙”那搏击海天的澎湃“心脏”,也在此孕育着磅礴力量,将震撼的龙吟,推向万里海疆!当夜色温柔垂落时,三三一厂区的灯火次第点亮,宛如璀璨的星群,坠入了枫溪河宁静的怀抱。流水线上流淌的,是光的河流,清晰地倒映着七十年来从未熄灭的创业火焰——地上是精密齿轮高速运转的恢宏协奏,水中则是智慧与梦想永恒燃烧的壮丽银河。这熊熊的火焰,正熔铸着“制造”的厚重过往,锻打着“智造”通往云端未来的坚实阶梯。

枫溪公园里,方寸棋枰间,光阴缓缓流动。白发老者指点着远处的葫芦塔,身旁童声清脆响起:“爷爷,那是什么?”老人目光深邃,轻声回答:“那是给铁鹰听诊的耳朵啊,是咱们厂子不灭的魂。”枫溪河,依旧默默流淌不息。它的记忆深处,刻录着麓麓篷篷摇曳的点点渔火,创业炉膛升腾的滚滚浓烟,吞噬黑臭时的苦难难言,以及重获新生后的清冽甘甜。它如镜的水面,映照出社区家园的欢颜笑脸,也映照出钢铁羽翼掠过长空的雄姿。它的每一道波纹,都是一行行无声的铭文,记录着历史的沉甸,奋斗的灼灼,以及一条河、一座城、一群人、钢铁翅膀共同谱写的传奇——他们如何在时光的熔炉里,将累累伤痕淬炼成闪亮的勋章,让工业那刚劲不屈的灵魂,在绿色的血脉中深深扎根,生生不息,展翼翱翔。



▲枫溪港“最美水闸”



悠悠云泉山

卢洪义

攸北边陲,车田市场北行五百米,有山名曰云泉。此山扼守北江、梅溪二水,界分攸北、醴南两地。它拔地而起,孤峰兀立,势如苍龙昂首,东望泰山、甘棠诸峰,气象森严。

昔有清代大儒、车田人氏刘祖穆《云泉山记》,其景亦优,其情亦馨。刘公曰:云泉山石壁峻峭,叠嶂巉岩,云光出岫,泉声在溪,新篁古松,回青转绿于旖旎溪中。其麓清潭,受双江委,浮宏澜,净不可唾。山以云泉名,自昔然也。

我乃斗筭之徒,总不以为然,常望着眼前的山峦生疑:云在何处?泉又安在?

庚子孟春某日,晓寒料峭,风声呜呜。我裹紧衣襟,脚步固执地踏上了寻访云泉山的旅途。

山麓麓,一条石砌的磴道依山势蜿蜒。石阶斑驳起伏,层叠出一种如山脊般坚韧的力量。拾级而上,寂静的山道里只有我笃笃的足音,仿佛在丈量着历史与现实的距离。抚摸路旁冰凉透骨的石壁,指尖触到的只有岁月的纹理与尘埃,古人的气息似乎早已渗入山石骨髓,化作永恒。唯有石缝间探出头的嫩草,在凛冽中透出一丝生机,阳光透过林木洒下斑驳光影,随风摇曳,婆娑生姿。

忽见一抹血红的杜鹃,以不屈的姿态嵌在陡崖之上。那是一种寂寞而亲切的红,瞬间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这里曾是革命烈士丁泽中英英勇就义之地。依稀记得,伯祖母生前常在此驻足,默默凝视那盛开的杜鹃,面色凝重,目光深远。

攀行近千步,磴道尽头,豁然开朗。几株苍劲的松柏掩映下,翻修后的云泉山寺巍峨矗立。飞檐翘角,亭台楼阁,在村民眼中,这座寺庙不仅是信仰的寄托,更连接着现世的安宁与希望。

云泉山寺是当地乡贤共建,每年正月的游灯都会从这里出发,攸醴两地一水之隔,但乡俗迥异,一边是发源于江西语系的攸县土语,一边是来自吴侬软语的醴陵乖婆子话。游灯也不同,一边是锣鼓喧天的龙灯,一边是浅唱轻吟的茶灯。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茶灯,最喜欢茶娘子唱的《思情鬼歌》,那一声“哩哩哩哥鬼也……”听得意让人浑身酥软,心神恍惚。而今,寺门大开,院落整洁,却不见僧人踪影。“寺院无僧风扫地,殿内无灯月照明”——这空山古寺,究竟是谁在默默守护?

环视四周,崖壁静默。步入峰顶的羊肠小道,寒意渐浓。仰望两个峭壁,宛如耄耋老者正以洞察世事的慧眼注视着。恍惚间,刘祖穆那身着布衣长衫的身影似乎浮现在眼前,与岩壁、莽草、湍流融为一体,化作了山崖上永恒的云泉。

登顶之时,谜底终解。一条宏伟的水渠赫然在目——这便是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北干渠。它引涪江之水,至今仍滋养着攸北、醴南及萍西的大片良田。若逢开闸放水,激流奔泻,势如万马奔腾;水珠飞溅,声若珠玉落盘。腾起的水雾弥漫山间,似云似烟,即便在盛夏,也营造出深秋云缭雾绕的奇观。

至此方悟,古之云泉虽远,今之云泉更奇。北干渠宛如巨龙盘绕众山之间,高架渡槽入柱擎天,气势恢宏。若刘公(刘祖穆)地下有知,当惊叹这“高峡出平湖”般的人间奇迹。

虽然“渔樵耕读、凿井而饮”的旧时光已一去不返,但农耕文明中那种顺天应时、邻里守望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神内核,在现代文明的语境下,依然熠熠生辉,与我们今日推崇的生态和谐理念,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深情呼应。

下山时,天空飘起细雨,打湿了这条长满故事的磴道,也润湿了关于故乡的记忆。近日思绪纷繁,常穿过城市的钢筋森林,梦回此处:秋日晨雾,枫叶如火,老酒一壶。那份荒凉中的温暖,寂静里的热烈,终究成了心底最缱绻的归宿。